

“你是第一个来美国不到4个月就当上轻骑兵的中国年轻人。”

一位华裔美军阿富汗亲历记

反恐轻骑兵

ANTI-TERRORISM LIGHT CAVALRYMAN

2004年，作者随所在的美陆军某轻骑兵排开赴阿富汗
维和最前哨，一年的战斗生活，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给作者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陈澄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一位华裔美军阿富汗亲历记

反恐轻骑兵

★陈澄 著★

ANTI - TERRORISM

2004年，作者随所在的美陆军某轻骑兵排开赴阿富汗维和最前哨，一年的战斗生活，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给作者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LIGHT CAVALRYMAN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恐轻骑兵:一位华裔美军阿富汗亲历记/陈澄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4

ISBN 7-5012-2826-4

I. 反... II. ①陈... III. 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260 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责任出版
封面设计**

曾伏华
曾伏华
薛 铭
刘林琦
韩 捷

**书 名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定 价**

反恐轻骑兵:一位华裔美军阿富汗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65265923

新华书店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10 毫米 1/16 12 印张

16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前言

当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还在和平中想象战争的时候，1983年出生的陈澄已经战斗在炮火纷飞的阿富汗战场了。

作者18岁那年去了美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美国陆军。在通过了严格的层层选拔之后，他选择了最有挑战性的兵种——轻骑兵，从此，开始了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军旅生涯。教官毫不掩饰对他的赞赏：“你是第一个来美国不到4个月就当上轻骑兵的中国年轻人。”

公元2004年的暮春，当伊拉克战争一年多之后，作者所在部队接到任务，开赴世界瞩目的战场——阿富汗。

此时，阿富汗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塔利班政权刚刚倒台，但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基地恐怖分子的活动亦是十分猖獗，这两股势力纠缠在一起，不断制造恐怖袭击；同时，首次民主大选在即，然而国内依然政治派别林立，互相之间关系微妙，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作者所在的部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阿富汗，执行反恐任务，清剿塔利班武装和基地恐怖分子，平衡各政治派别的力量，保障阿富汗和平民主过渡。

在本书中，作者用一支忠实而生动的笔，记录了他在阿富汗

的日日夜夜。

酷热而弥漫着硝烟的空气，贫瘠而又布满了地雷的土地，穷困的阿富汗人民，错综复杂的局势，都给作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危险的恐怖分子，无处不在的恐怖袭击，风餐露宿的侦查、追踪，24小时绷紧神经的警戒，给战士们留下一生难以抹平的印记；

轻骑兵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激烈的正面交火，血肉横飞的战场，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亲历，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给读者带来现代战争最前线的真实目击。

时至今日，我们如果对照当时的报刊、杂志，依然可以看到书中作者亲历的重大国际事件在当时造成的影响。

同时，目睹了残酷的战争给平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作者也在书中由衷地寄托了自己对于和平的祈望。

.....

在本书出版的同时，作者继续在驻守于夏威夷的第25步兵师骑兵队服役，几个月前从第25步兵师士官学院毕业，成为一名美军士官。

2006年4月

★ 目 录

第1章 飞赴坎大哈 / 1

“你是第一个来美国不到四个月就当上轻骑兵的中国年轻人。”
教官长毫不掩饰对我的赞赏。

第2章 危机四伏 / 15

还没说上几分钟，在很近的地方就听“轰”的一声巨响。有两个正在打电话的士兵搁下话筒跑了出去。没过一分钟，一架海军的F-14雄猫战斗机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

第3章 进入村庄执行任务 / 25

医生一跳下车，就立即作了现场医学处理，我也掏出随身携带的止血绷带，唰地一下撕去包装纸，在孩子的伤口上方缠上两匝，止住了血。

第4章 追剿恐怖分子 / 37

这里只有几顶帐篷、几条战壕，那些陆战队士兵全灰头土脸的，这一个月来他们不但生活枯燥乏味，而且天天晚上遭袭击。

第5章 与当地警察协作 / 53

村民们绝大多数不懂得什么叫选举。我们只好通过翻译耐心地解释、宣传，给他们分发东西，告诉他们如何登记。

第6章 前线穷开心 / 65

壁上还贴有巴基斯坦女人的广告图片，毫不夸张地说，这开放在阿富汗南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7章 深入腹地 / 73

机上军士长发出预警：这一带是塔利班聚结之地，他们在这儿活动频繁，极具攻击性。

第8章 重创塔利班武装 / 83

仁慈是一种善性，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对弱者挥动拳头不会被视为英雄——但是战斗一经打响，我们面对的就只有你死我活的结局，而无须讲究谁死谁活的理由。

人在战场，别无选择。

第9章 准备新的战斗 / 97

这里是塔利班及基地分子最活跃的地方,又有大片大片的山地,道路破坏严重,地形复杂,需要作战部队具有相当强的机动能力。

第10章 移师赫拉特 / 115

所谓的厕所原来就是一根插在地上的管子,而马桶则是在废弃的汽油桶上放个中间挖了洞的椅垫。这些美国小伙子可真会创新啊。

第11章 赫拉特动乱 / 123

人群后,房子还在冒烟,火舌还在吞吐,同时也有多名外国援助人员被困,他们的生命安全时时面临危险。连长当机立断:“冲进去救人!”

第12章 荣获铜星勋章 / 137

此刻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位三星将军的到来,居然会给我这么一个惊喜。

第13章 为大选护驾 / 145

营部指派我排配合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十几个人集中起来,定下半夜时行动,计划不能泄露给除在座外的其他人。

第14章 销毁军火 / 155

一堆火星未灭的灰烬中“啪”的一声响,如鞭炮爆响,那几个人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有的扭身就跑,跑丢了拖鞋也顾不上捡,有的趴倒在地,抱住脑袋不敢动弹。

第15章 南下销毒剿恐 / 167

特种兵的战车更轻便灵活,还配有一挺非常先进的六管机枪,一分钟内可发射3300发子弹,采用的应急战术更富有攻击性。

第16章 再见,阿富汗 / 179

换防的士兵听到动静走出了帐篷,我们挥手致意,互祝好运,但心情却不一样。

第1章 飞赴坎大哈

1.1

“你是第一个来美国不到四个月就当上轻骑兵的中国年轻人。”

教官长毫不掩饰对我的赞赏。

夏威夷是个好地方，除了四季不变的摄氏 18 至 27 度的气温外，还有那迷人的日出日落，未受污染的沙滩海水。

然而，公元 2004 年的暮春，当伊拉克战争一年多之后，我们却要离开这座海上天堂，开赴另一个世人瞩目的战场——阿富汗，执行反恐战斗任务，保证阿富汗大选及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所在的美国陆军第 25 步兵师航空旅奉命于 3—4 月份出发。悍马战车等辎重早已装运启程。车载船运，飘洋过海，那些笨重家伙据说得一个半月左右才能到达目的地。而我们则带上随身物品，携轻武器，乘飞机绕道欧洲，去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集结。

4 月初的《柏林宣言》，包括东道主德国及中国等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世界应对阿富汗的重建予以安全及经济援助，美国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应继续下去。作为一名美国陆军轻骑兵特等兵，我将要和战友们一道，去那个饱经苦难的国家，接受战火的洗礼，让那里的人们早日过上安

宁的生活。

我们经历过非常严格的训练。防卫夏威夷群岛并担负亚洲地区联合防御任务的第 25 步兵师有“热带闪电”之美称。属下的骑兵中队除了我所在的地面侦察连（实则相当于师的快速反应连）以外，还拥有空中侦察连、空中救护连及后勤连、维修连。

美国陆军的骑兵又称装甲侦察兵，有重型和轻型之分，全美国不过二三千人。重型骑兵作战主要用装甲侦察车，轻骑兵较特殊，只有几百人，多使用悍马车，或通过直升机空降。

我是装甲侦察兵中的轻骑兵。两年多以前，在中国念完高中后来到纽约，与大多数留学生一样，边联系上大学，边找机会打工挣学费，同时还得学语言。但很快，我就厌倦了这种耗时费力且又花钱的老套路，想独闯一条属于自己的捷径，于是怀揣字典，也揣足了勇气，走上街头，大胆与老外交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见征兵官。经他指点，去了图书馆。在网络上查找信息，得知在美国参军必须通过文化考试，内容包括一般科技常识、词汇知识、推算能力、文字理解、数字操作、电码速度、数学及技术理解、电子信息等等，然后面试、体检，选择兵种工作。

当一名军人是我从小的梦想。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借了一本厚厚的复习资

料回去，借助字典，苦读了两周，居然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而和我同一批报名的就有几个没通过，因为当时“9·11”事件过去还不久，美国青年仇恐热情高涨，报名参军的人很多，所以挑选较严，听说训练更严。

体检时，我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看前边的人怎么做，就跟着怎样做，虽曾招来军医疑惑的目光，却也顺利过了好几关。接着，有医官递给我一只杯，我只听得懂他让我去卫生间，却不明白要我干什么，又不敢细问（我当时那蹩脚的英语如何能细问），便去卫生间打了一杯水。医官见了直喊“No”，原来他是要我取尿作尿检。还真亏了他细心，要不然拿这杯水当尿液检查，医院还不把我当成会撒水的外星人了！

不久，我被送往位于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装甲兵学校参加训练。

诺克斯堡被誉为美国陆军的“心脏”，与总统座机“空军一号”同为“最安全的地方”，美联储的金库也设在这里。

但是，当我乘车长驱直入，驶向装甲兵学院时，一路上却没看到想象中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只有草地上偶尔晃过眼角的用红笔写上“禁区”字样的指示牌在提醒我们，这不是个寻常地方。

学院很大，除了礼堂、教室外，草

坪上还停放着各种各样的坦克、装甲车，甚至还有直升飞机。这些教具既有真家伙，也有模型。整个诺克斯堡有440平方公里之大，驻扎着全陆军最精锐的力量，周围环绕着起伏的山陵和茂密的丛林。而我们的装甲兵学院在这儿只占有一角之地，提供的是全美陆军中最严格也最先进的学习和训练。在这里，我们接受了极其严格的训练。

“你是第一个来美国不到4个月就当上轻骑兵的中国年轻人。”教官长毫不掩饰地对我表示了赞赏，但教官们没有一个对我降低训练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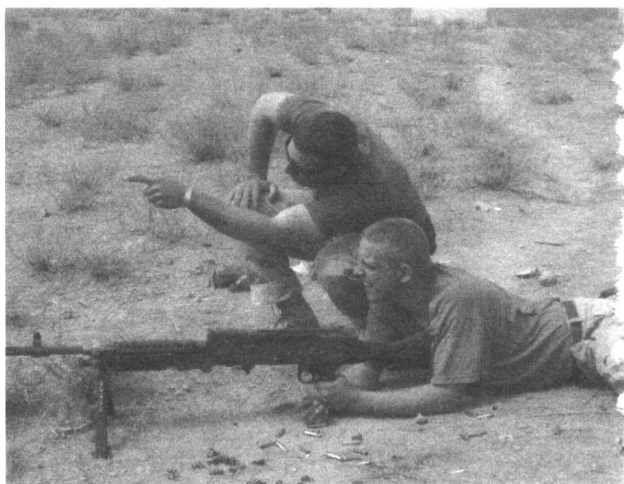
1.2

一个小分队4辆悍马车，夜视仪、激光瞄准器、M-4、重机枪、榴弹枪、导弹系统……轻骑兵何止武装到了牙齿，简直武装到了汗毛。

我们要接受陆军理念教育，进行意志训练，体能训练，以及专业训练。刚开始时，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要起床，只穿汗衫短裤，在凛冽的晨风中一站两个钟头，冷得嘴唇发紫，浑身哆嗦。每餐饭不超过5分钟，还包括盛饭的时间，弄得我只敢吃容易咀嚼、好下咽的土豆泥。训练几乎不间断，教官会无事



训练（一）



训练（二）

找事地要你手捧一本书死记硬背，一双皮靴要让你不歇气擦上2个钟头。然后拿手电筒照着检查，有不到位的，罚你不留情，时不时的紧急集合存心不让你放松神经。

体能训练的主要项目有俯卧撑、仰卧起坐和2英里越野跑，让你累得趴在地上、僵直了身腰，或是上气不接下气迈不动双脚。一个多月后，我已能在2分钟内一气完成近80下俯卧撑或70下仰卧起坐，2英里越野也跑进了14分钟内。

我们的专业训练项目繁多，首先要学会拆装并使用多种轻重武器。除了卡宾枪外，还有重机枪，乃至反坦克导弹。还要学会埋设地雷，掌握几种引爆炸药的方法。我们还常常训练快速检修装甲车和悍马战车，只凭着一份没有图的说明书，三四个人一组，干了起来。同伴

们都有驾照，学起来不难，头几回我便滥竽充数，蒙混过去，到后来也渐渐琢磨出门道来。作为轻骑兵，必须要熟练驾驶战车，所以我们也常驾驶悍马车，在野地里、悬崖边，急转弯、猛变速，作各种战术动作，颇有点玩车术、斗车技的意味。

作为侦察兵，我们必须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每人身上都配备了卫星定位仪，还有手持信息传输器，就像小型电脑一样，可存储、发送、接收相关信息。这玩意儿与车载电脑联网，我们要学会熟练使用。

我们还要训练野外生存和工作能力，只带一张地图、一枚指南针，在荒野上行动，靠目测，用脚步计量，在地图上标出方位、距离。遇陡坡滑岩，要全副武装攀援，逢沼泽峡谷，须准确判

断安全通过。

叫人心怵的是高空训练。有时候，高强度的训练使身上肌肉酸痛未消，我们还得爬上15米高的训练塔，一颗心悬着，俩腿肚子发颤，战战兢兢的，克服心中的恐惧，进行战术组合演练。下来时，双手抓紧一根绳子，脚蹬着墙，与上身成90度直角，忽然手一松，人往下滑落，紧接着，又抓紧绳子，稳一稳，再往下滑落，直至地面。

最有趣的训练是过封锁区、戴上夜视仪进行夜间实战演习，刺激而又神秘！

而最难受的是防毒气训练。每组四五个人戴上防毒面具，被带进一个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关闭了门窗。然后，教官命令大家脱下防毒面具，丢掷了一颗催泪弹。顿时，一团白烟弥漫，小小的房间里充斥着浓辣刺鼻的气味。戴着防毒面具的教官慢悠悠地读着秒表，我们每个人都呛得泪流满面，咳个不停。

一会儿后，教官下了命令，大家用最快速度给自己戴上防毒面具，却不料面具里也沾带上了毒气，人依旧被呛得够受。这时，教官唱起了歌，大家必须接着他的歌词一句一句唱下去。

有人实在受不了，冷不丁摘下面具，冲出门去。门外还守着几名教官，见他们冲出就立刻将他推进房来，还劈手夺下他手中的面具，丢到房中，叫他满

地去找。

每次规定时间一到，我们还得耐着性子排队，一个一个如绅士般出门。而一旦跨出了门，我们便撒腿狂奔，冲到水边，不停地洗脸。

训练是科学的，但又相当严酷，有好几期淘汰率都高达30%以上。而我们这一训练排的士兵非常优秀，只有几个人没过关。我的训练成绩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但付出却最多，因为语言问题几乎成了我难以逾越的障碍，特别是上专业课课时。

我不愿意抽回已经踏入梦境的脚，所以在一整天紧张的上课和艰苦的训练之后，当同伴们疲累得一躺到床上就沉入梦乡时，我还得趴到被窝里，偷偷用小手电筒照明，整理笔记，背诵单词，温习战场术语及医学卫生知识等。

过度劳累，使我在集合时会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有几回，我还偷偷躲进大衣柜里打盹，有一次被逮着了，还挨了罚。但是，我终于过了语言关，令众教官不得不刮目相看。

结束训练后，我来到了夏威夷，安排在侦察排。实战演习中，我和同伴常常成功突破敌方多重防线，深入到敌后，准确掌握信息，及时呼叫火力支援，消灭敌人。

年终的射击汇报中，面对每次出现时间不超过三五秒、且有时两三个同时

亮相的活动靶，我在规定时间内用40发子弹击中了40个靶子中的39个，成绩还超过了一名狙击手。

我们的排长受过特种兵的专门训练，参加过十几个军事学校的培训，从空中的武装降落，到地面上的各种武器及通讯器材的使用，样样精通。

在装备上，我们何止是武装到了牙齿，简直可以说是武装到了汗毛：轻骑兵用的是安装了镭射夜视观察仪及瞄准器的M-4卡宾枪，比普通美军士兵用的M-16步枪更先进。全排不足20人，有6部悍马战车，6挺轻机枪，2挺大口径重机枪，还有榴弹枪和2个配有美陆军最先进的夜间目标捕捉系统的“陶”式导弹系统，还有火箭筒和部分爆破装置。所有火力几乎相当于一个正规的步兵营。而当进入阿富汗后，我们就要和特种兵一样，十几个人4部悍马车，编成小分队。

1.3

大多数人很兴奋，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样子。

但我也觉察出了兴奋之余的无奈。毕竟，没有人会喜欢战争，谁也不想将穿梭于弹片横飞的战场当作游戏——战争就意味着血和泪。

从分发到手的资料上，我们了解到阿富汗东南部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陌生的环境、多变的情况，需要我们去适应，许多难以预测的困难，需要冷静的头脑和顽强的意志去克服，至于战斗中所会发生的危险，更是对我们严峻的考验。

年轻人永远是快乐的，特别是当他们处在同一个群体中的时候。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饶有兴致地准备着物品，津津有味地欣赏分发给我们的各类防护用品，如护膝、头盔、护目镜、防生化迷彩服等等。

几样物品是提前量身定制的，但我们为了好玩，还是兴致勃勃地试穿试戴了一回。

近午夜了，我在宿舍楼里走了一圈，竟没看到有谁睡觉。有人在检查行装，有人聚一块儿聊天，也有人在写信。大多数人很兴奋，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样子。

但我也觉察出了兴奋之余的无奈。毕竟，没有人会喜欢战争，谁也不想将穿梭于弹片横飞的战场当作游戏——战争就意味着血和泪。

而且，我们都听说，阿富汗自然条件相当恶劣。脚掌大小的毒蜈蚣满地爬，身带毒液的蚊虫满天飞，映入眼帘的除了山就是沙尘，还有存心要逼人中暑的高温……



整理行装

第二天上午10时，我们登上包租来的民航飞机，先飞往纽约，再飞爱尔兰，然后经过土耳其，于两天后的下午来到与中国新疆西部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在空军基地里歇下。

基地四周围着一堵一米多厚的沙袋墙，似乎反恐战争伊始，这个基地就曾遭炮火袭击。听说一个月前空军士兵还在这儿抓获了一批恐怖分子，当时这些人正准备用烈性炸药炸掉这个基地，幸亏及时发现。

我们原定第二天一大早起程，但昨晚有一架载了几百人的飞机按计划准时出发，却在快到达阿富汗时遭地面轻武器的袭击，飞机受损，被迫返航，我们的行程也就拖延了下来。

不过大家并不在乎多呆几天。这儿很热闹，不少来自美国及周边地区的志



远征前夕

愿者在这儿服务，各种设施齐全，甚至还有图书馆，可以免费在电脑房里上网。而阿富汗美军基地里如何，大家心中无底。

1.4

在这儿须枪不离身，若听到警报响，马上躲进防空洞。

这里每50米就有一个防空洞。

4月24日晚11时，我们换乘C-130军用运输机，直飞坎大哈。

3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运输机上熄灭了所有的照明灯火。

浓黑的夜幕中，我们到了坎大哈的上空。



下了飞机

飞行员不熟悉这里的地面情况，飞机低空盘旋着，时而俯冲向下，时而拉高机头，有时机身倾斜就像要翻转过来，我们坐在尼龙绳结成的座椅上，摇摇晃晃，不时发出一阵惊叫。

终于寻着了着陆点，飞机降落了，轮子重重地砸在地面上，震得大家不由自主地往上一颠，还没回过神来，机身往前疾驶，也就几百米光景，猛地刹住，几乎把我们抛离座位。

一阵折腾，我们总算安全到达，一路上横跨三大洲，全程2万公里。

下了飞机，映入眼帘的是几辆落满灰尘的中巴车，还有一排排厚厚的沙袋。这是由原国际机场改建成的军营，离坎大哈市区有一个多钟头的车程。刚刚放下行李，我们就听说特种兵战士蒂尔曼在军营门外不远的地方遭伏击阵亡。

蒂尔曼今年27岁，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橄榄球明星，曾当选为年度最佳防守队员，有“美国小子”之美誉，并参加过70英里的铁人比赛，获得好成绩。他是红雀橄榄球俱乐部的签约队员，2002年5月放弃了3年360万美元的合同，参加了轻骑兵部队，和他兄弟在同一个排里。

昨天，4月23日晚7时，他们外出执行战斗巡逻任务。乔斯特省的山区，道路崎岖、狭窄，光线微弱。忽然，枪炮声大作。蒂尔曼当即招呼伙伴抢占有利地形。猛烈交火了几十分钟，他不幸中弹牺牲，另两名战士也受了伤。

蒂尔曼是一个受尊敬的战士，是一个无私的英雄，我们为他致哀！

一个士官带我们进了大帐篷，介绍有关情况。我们被告知，在这儿须枪不离身，若听到警报响，马上躲进防空洞。这里每50米就有一个防空洞。

接着我们去了所住的帐篷，匆匆洗个澡，上床睡觉。

我排提前一周来的几个人早买了电视、DVD和游戏机，还自己做了柜子、小桌，把这里搞得像个家。只是十几个人挤在三四十平方米的帐篷里，床头挂着背包，床底塞满行囊，确实显得太拥挤了。

虽然刚到，我们也没闲着，谁知道哪天上头会忽然下个命令让我们去执行



等待受雇的村民

任务。忙着擦拭武器，给战车做检修，晚饭后几个人才有点时间出去走走。

这个军营很大，美国军人在这里占了极大的一部分，还有法、英等欧洲国家的士兵，在这里，我甚至还碰上了几个非洲士兵，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来自印度洋西海岸的索马里。

而军营中的服务人员、勤杂工则大多是当地部落的百姓，蓄着大胡子。

听说，在阿富汗，人们的月工资只在45美元上下，而美军付给这些人的工资，每天以6美元计，即使那些部落头领在介绍人进军营干活时也许会抽取中介费，但对于这些穷困的打工人来说，他们还是对拿得到手的那份收入感到相当满意。

由于正处于换防时期，军营中人特别多，干什么都得排上一二小时的队，

再加上天气奇热，尘土飞扬，大家颇为扫兴。

回到帐篷时，一级中士埃文斯忽然通知说：明早1:30起床跑步。

大家差一点儿呆住了：如此高的海拔，走路急了点都要大喘粗气，何况是扛了枪跑步？

而且从此刻起，满打满算只能睡四五个钟头。

有人不由自主叫了声：这下惨了！

第二天1:30时天刚亮（这用的是战争地区特定时间，与当地时间不同。这样只是为方便对部署在不同时区的多国部队进行统一指挥），我们整装跑步。

这鬼地方，空气稀薄又充满灰尘，才跑了几百米，大家就气喘吁吁，鼻孔里的鼻涕也全是浓黑浓黑的。我们坚持跑完几英里，又去健身房锻炼。

一路上，到处可见两年多前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中所留下的弹坑和被炸毁的车辆、弹痕累累的建筑物，甚至还有飞机的残骸，满目疮痍，令人不难想象当初战斗之激烈。

大风飞扬，沙尘扑面，十余米以外，声音难辨、物影模糊。

这里的水没经过卫生处理，只能用于洗涤，我们喝的都是瓶装矿泉水，要求每小时至少喝一瓶，以保持体内水分。

在因特网上，我看到一些资料和新闻，听说上个月的中旬开始，一万多联

军士兵在阿富汗的东部和南部开展了“山地风暴”军事行动。继英国的Sas特种兵及法国派出的250名特种兵外，新西兰的特别空勤团也在4月1日派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前来阿富汗。

阿富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平民们过的是穷困的生活，落后的礼教陋习限制人们的自由，制约社会的发展，同时，又有人以极端手段制造混乱，不惜滥杀无辜，破坏安宁与和平。

冲突、杀戮，这是人类的悲哀；而要制止这悲哀，就不能不拿起枪以暴制暴，这又是历史逻辑的悲哀！

我想，人类真的应该多一点理解，宗教之间也真的必须多几分宽容！

1.5

一个年轻士兵怀抱着一颗随时可能炸得人血肉横飞的地雷迎面跑来，嘴里呱呱啦啦地说着，一副兴高采烈的神情。

白天，热浪滚滚，阳光似乎存心将大地变作大烤箱。我们一天中不知道要出多少的汗水，从冰柜里刚取出的矿泉水，几分钟内就成了温水。

一到晚上，军营附近就传来阵阵枪声，我们甚至都能闻到浓浓的硝烟味，

有时真就觉得如在梦中。

坎大哈是塔利班的发源地。2001年冬季的阿富汗战争中，塔利班政权倒台，但残余势力依然猖獗。阿富汗伊斯兰国过渡政府成立后，这里就一直是最不安宁的地区之一。

战争无情。为加强自我保护，下午连队给我们发放防弹板。这是最新产品，合成材料制成，厚一厘米，前后各一片，嵌入防弹背心的内里，可防得住7.62毫米的穿甲弹。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子弹撞击力强的话，也会透过防弹板使人骨折，甚至震坏人的内脏。

正在帐篷内忙着，外面忽传来一阵喧哗，间夹厉声的警告。

我们放下手中活，出去看个究竟。

眼前的一幕简直要把人惊出一身冷汗：一个年轻士兵怀抱着一颗随时可能炸得人血肉横飞的地雷迎面跑来，嘴里呱呱啦啦地说着，一副兴高采烈的神情，好像他正为大伙儿办了件了不起的好事。

原来这傻小子刚才在军营门口发现路边有一堆新土，怀疑是恐怖分子埋下地雷。按规定，他要马上在可疑处做上警戒标识，然后尽快报告有关部门，派出爆破专家去处理。但小伙子不知是立功心切还是哪根神经发烧，居然自己动手刨开土，挖出地雷，抱着它跑入人进人出的军营中来向上级报告。